

名家专栏

南游杂记

水会守御所

■胡竹峰

去海南琼中明代水会守御所古城遗址。

水会守御所古城在一片橡胶林里,昨天刚割过胶,林子里飘散有橡胶气味。过去从未闻过这样的味道,有些腥膻气,有些生青气,令人灵府一醒。

水会守御所是明朝万历年间建造,存世两百年,不知何故,又废弃不用。古城地势稍微高一些,城墙如今只剩残垣,城楼和当年的屋舍荡然无存。先去了遗址东门,城墙石还在,门早就没有了,门心石还在,洞口被泥土填满了。当年的城墙,剩下一拱土堆,一条若有若无的绿色的轮廓线上长满野草长满树木,潜伏在荒地

里。古人筑土为墙的影子依稀还在,两边的石头坍塌不知去处。

曾经的景况只能在文字里寻找,地方志上说:水会守御所周围三百七十五丈,横阔七十二丈,启门三,东东安,南南平,西西安,上建楼四。

水会守御所本为驻军所用,朝廷后来又在此筑地为城,置守御千户所,令三百兵丁在此驻守。

少年时候读过旧小说,书中二人默默无言携手同行,沿途所见皆是军士烧杀劫掠,只见西北角上火光冲天,料是在焚烧民居。暮霭苍茫之中,巷子走出一个年老盲者,缓步而行,咿咿呀呀拉着胡琴,自拉自唱,声音苍老嘶哑……老人一面唱一面漫步走过,转入了另一条小巷之中,歌声渐渐远去,说不尽的凄惶苍凉。

遥想当年一场恶战,史书上寥寥几字,却有多少长城被历史长河淘洗成碎石残砖。

当年官兵在水会守御所屯田拓荒开路,连接各地要道,渐渐通贸易,建乡约,兴教化,立社学,训黎庶,街巷繁华一时,商贾云集。

站在城门口,几度恍惚。想当年这城门,每日众人进进出出,有人牵牛有人赶猪有人挑粮,几个顽童捧着椰子蹦蹦跳跳嬉闹出城而去。夏天热时,城内有人建了凉棚,为行脚的苦力遮阳避暑,中间放一张木桌,几个小凳子横七竖八搁着,桌上摆着粗糙的陶壶陶杯。走路的人,渴了,也买几个钱茶水或者砍开一个椰子解渴。城中正道两边有几间商铺,还有临时搭盖的铺棚,各种商品虽不是琳琅满目,日常油盐酱醋却也颇为齐整,更有米行、布店,还有家当铺。天色晚了,城内说不上灯火璀璨,却也烟火气不绝。

天下熙熙,皆为利来;天下攘攘,皆为利往。利来利往比不过岁月苍茫。当年的人声消退了,脚步走远了,仿佛一切未曾有过。而树林里,几只鹧鸪发出一阵阵悠长的鸣叫——

草木森森,鸟鸣嚶嚶;枯荣有序,昔昔无声。

草木翩翩,鸟鸣啾啾;

斗宿南天,无有尽年。

草木萧萧,鸟鸣嘈嘈;

春去花残,湮灭尔曹。

草木萋萋,鸟鸣唧唧;

今我来时,物被荆棘。

草木葳葳,鸟鸣脆脆;

林空人寂,清静宁岁。

草木萋萋,鸟鸣微微;

白日素晖,新木争飞。

草木茁茁,鸟鸣啄啄;

今我来思,云尽月落。

草木深深,鸟鸣岑岑;

今我来寻,不见古人。

鹧鸪的叫声有怀古风味,记得韦庄写过一首《鹧鸪》诗,其中有两句说:

孤竹庙前啼暮雨,汨罗祠畔吊残晖。

在水会守御所古城遗址上忆及这样的句子,伤感不已。

村里农家饭菜香飘进树林,此岸色香味啊,美好的人间。

一叶流萤

放飞童年的歌

■李阳波

抚过每一顶圆脑袋的营帐。帐篷微微地晃着,像睡不着觉的兴奋的小鸟,窃窃地低笑。

薄雾渐起,营帐内,活泼的灯火

已经熄灭。

咦,窸窸窣窣,是谁还在悄悄说话?是躲在雾里的月光吗,还是顽皮的草叶踩了风姐姐的衣裙?海浪不作声,悄悄地四处探望,看看是哪个孩子不乖巧,偷偷溜出了小帐篷……

没有月光的晚上,星星也寂寞了,躲进云的背后,一动不动。

小雨,就是在这个时候,悠悠然飘落下来的。

静的夜,静的雨,这个静得人心跳的海边露营地呀!

不知谁弹起了动听的吉他,琴声悠扬而起,像滑翔的飞鸟由近及远,如思乡的浪花时徐时疾。听,忽而扬起,忽而跌落,也许是山泉在低吟,抑或是夜风在叹息?

吉他声没了。

好静的夜啊,小雨点想家了,风儿想家了,我也想家了。

得白白又净净?

哦,湿月亮呀,湿月亮!

看,清亮的月光,像水一样从门外溢进来,一直流进我的小屋。整个小房子,都浸在月亮柔美的光照下了。

伸出两只小手,我把月光捧在手心。

呀,清幽幽的月光呀,从手心,一直凉到我的脚底。

风物写意

沙漠玫瑰

■岑晴

那天去花市选花。正值夏天,花圃里青翠如染,芳菲深深浅浅,占尽妖娆。

在花市粉黛的三千“佳丽”中间,我注意到几盆绿植出落得颇为与众不同。它们有着青褐色的茎座,粗壮得像一个攥紧的拳头,上面盘桓着小蛇一样的虬枝。拳头上伸展出七八条挺拔的枝丫,直指苍穹,枝丫顶端三五片叶子横斜着,似小小芭蕉扇,肥厚嫩绿。这一副虎头虎脑的模样,在众多莺啼燕语的“娇娥”里,倒像是翩翩公子。

我问园工:这是什么树?园工笑答:沙漠玫瑰。

我一脸狐疑,这看起来哪有玫瑰的半点绰约风情?园工又笑道,这花很好养呢,不用经常浇水,开花也很漂亮。我点点头,暗自思忖,既是来自沙漠的精灵,性情必是彪悍坚忍,与我这种放养型的牧花人甚是相得益彰。于是毫不犹豫地带了一盆回家,同时还带回了一盆江南玫瑰。

两盆花肩并肩摆放在阳台上,别有一番风味。一个细枝弱叶,一个粗枝大叶;一个风来轻舞,一个正襟危坐;一个顾盼生姿,一个心无旁骛。活脱脱是女儿国国王遇上了御弟哥哥的既视感,让人不由得对沙漠玫瑰生出“这呆头鹅”的打趣来。

因其“沙漠”之名,我对沙漠玫瑰的照料就偷懒一些。有一次,连着五六天没有浇水,夏天的太阳又极毒辣,它也只是不动声色地黄了几片叶子,整体照样蓬勃如初。黄叶子轻轻触碰就掉下了,叶碎树都辟得十分干脆利落。我由此相信它是顽强刚毅的。它粗壮的茎干,如同驼峰,蕴藏着丰盛的力量,来抗衡艰难困苦之境况。我有时候看着它,又觉着似一座小山峰,那棱角分明的曲线,勾画出沉默的倔强,任天地间风吹雨落,自是巍然伫立。

大约一个月后,沙漠玫瑰顶端的叶片间悄悄冒出三四个“青豆粒”来,渐渐抽长成拇指般大小的花苞,小酒瓶状。苞身青中泛红,尾巴是一小段卷合着的花瓣,尖尖的,绛红色,仿佛在酝酿着什么。我将掌心轻轻托着它,细细观赏,不禁痴想,如果我去吻一下这美丽的“小瓶子”,花苞会不会“嘭啪”一声打开,里面坐着一位可爱的拇指姑娘?

过了三五天,在我的满心期待里,花瓣儿不疾不徐地吐露芬芳,成了小喇叭状。原先的绛红色褪去些许深沉,变成了明丽的桃红色。但整朵花儿不是一色红透,而是红白相间,宛若在姑娘白皙的脸庞上晕染出精致的红妆,是一种不单调的既清且艳之美。阳光的热情使之具有通透晶莹的质感,愈发楚楚可人。

又是一个星期的斗转星移,花朵儿便相约在枝头竞相盛放了。一个枝头三四朵,七八个枝头连成一片,相互簇拥,衣香鬓影。远远望去,像一把撑开的花伞,又像一团彩云萦绕着青峰。这茎枝的苍劲有力衬托着花儿的娇憨如絮,自然流转出一种刚中有柔、柔中有刚的意态风韵,让人赞叹不已。

这亦刚亦柔的绝美之姿,让我想到,这不正是世间事物展现出的最好状态么?

刘禹锡诗云:遥望洞庭山水翠,白银盘里一青螺。这是山刚水柔的天成;

梁羽生武侠名著《萍踪侠影录》里这样描绘顶级的武功:师出同门的张丹枫和云蕾,一个所学的元元剑法有如卧龙,一个所学的玄机剑法有如凤雏,双剑合璧,天下无敌。这是阳刚阴柔的相契。

书圣王羲之的行书字帖《兰亭序》被誉为“天下第一行书”,千百年来倾倒了无数观者,后人评说:“飘若浮云之轻盈,矫如惊龙之遒健。”这是刚柔合一的至臻妙境。

而作为世间万物之灵的人们,性情上既有阳刚之气,亦有柔和之美,在心思、言语、行为上自然地遵循刚柔相济的风格,不也正是立身处世的最佳境界吗?

在家赋闲的曾国藩,潜心研究黄老之道,反思自己的言行,终于惊觉:是自己行为锋芒毕露,刚烈太过,像一只刺猬浑身尖锐,才会导致自己被孤立的局面。幡然醒悟的曾国藩,写下了这样一句话:含刚强于柔弱之中,斯为人之佳境。

刚,是一种风骨和韧劲,是坚守原则底线的正气,是面对逆境的勇敢顽强和面对顺境的初心不改,是不过分依赖的自立自强,是对人生理想的不懈追寻;柔,是一种宽容和圆润,是上善若水的以柔化刚,是巧妙的婉转和智慧,是不伤及他人自尊的善良,是对世间的爱意和温暖。刚柔合和,柔而有骨,刚而有情,是人情练达的文章里跃然纸上的沙漠玫瑰,是自我保护和自我成长的最强铠甲。

最近看关汉卿元杂剧《赵盼儿风月救风尘》改编的电视剧《梦华录》,女主赵盼儿轻衣罗裙,姿容绝色,是一个温婉的江南美人,也是一朵在市井烟火中傲立的沙漠玫瑰。她的人生态度是:人贵在自立自爱自强。凭着一股子风骨柔情和聪慧,她突破重重阻碍,终在“东京居大不易”里开创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。

文艺随笔

《无题》系列(布面综合) 潘龙 作

文艺随笔

齐白石妙说二胡曲

■王昊军

被称为“诗书画三绝”的艺术大师齐白石喜欢拉二胡,而且,他拉得一手好二胡。

齐白石早年在家乡湖南的时候,经常到著名音乐家黎锦晖家里做客,和音乐界的人士聚在一起谈古论今,探讨音乐之道。而且,齐白石还经常拉二胡给大家听,在场的人听了齐白石拉的二胡曲,纷纷称赞他的演奏技艺精湛,不同凡响。

齐白石对二胡曲很有研究。有一首名叫《柳秋娘》的二胡曲,一般人都把这首二胡曲拉成一首欢快、喜乐的曲子,人们听了觉得非常非常,没有什么动人之处。但是,齐白石却把这首《柳秋娘》的二胡曲拉成一首无比忧伤的曲子,听起来如泣如诉,动人心弦。

有一次,在为人们拉二胡的时候,齐白石又把这首《柳秋娘》的二胡曲拉成了无比忧伤的曲子,非常动听,人们听得如醉如痴。但是,却有人不解其意,就问齐白石:“这首《柳秋娘》被很多人拉成了一首欢快、喜乐的曲子,你为什么把它拉成了无比忧伤的曲子呢?”齐白石说:“‘柳秋娘’指的是蝉,到了秋天的时候,蝉就会伤心而悲凄地鸣叫。这首名为《柳秋娘》的二胡曲谱写的就是秋天的蝉在告别尘世时伤心而悲凄鸣叫的情景,所以,这首二胡曲原本就应该拉成忧伤的曲调才对,这样,才能正确表现出这首二胡曲的真正含义。如果演奏乐曲的人连乐曲是什么意思也没有弄明白,怎么能够表达出乐曲真正的美呢?不论是音乐还是别的艺术,不都是为了让人们从中品味和欣赏到真正的美吗?如果不能表达出真正的美,又怎么能够打动许多人的心灵呢?”

人生况味

蝉鸣

■高翔

夏日噪。

最噪者,莫过于烦人的蝉。它们站在窗外的土丘竹林里,声嘶力竭地叫嚣着。那凶猛、澎湃的声音,水浪一样,一浪又一浪地拍打着我的窗棂,溅得我满身都是喧嚣蝉声,似乎只要用手往衣服上一拍,就会掉落一地。

原本,这个夏天,我的心就烦着,加上蝉们的叫嚷,心情如何还能风和日丽,繁花盛开?

对于这样的邻居,我恨恨地称呼它们为噪邻居。只是无端地怀疑古人,他们在同蝉们相邻的时候,说什么“居高声自远,非是藉秋风”,难道在激情满怀地颂蝉的时候,就没有一丁点儿不情不愿的情绪?

看,每天太阳只要在山尖一露头,它们就此起彼伏地邀约,然后就一起掀起波涛汹涌的声浪儿,搅扰得人无处躲避。心想:把窗玻璃关上吧,不就可以拒绝它们的吵嚷?但是,没装空调的屋子,如果关了窗,室温会随着太阳的升高而升高,且空气流动又不好,那会让人更难受!最终,窗玻璃是不能够关了,只能敞开着窗,无可奈何地让蝉们“知啦知啦”的喧嚣,越过窗户,然后钻进人的耳朵,尽情地筑巢,产卵……

坐在电脑前写稿的我,耳朵遭受着蝉们的侵袭,难免不心猿意马了。双手在键盘上敲击,电脑里显示的常常是破碎的句子,我有些烦躁,便吩咐女儿:往竹林扔几枚石头,蝉叫器得太乱了!女儿很听话,真的跑出了屋子。当然,她也不愿待在屋里了。

两只

孤竹庙前啼暮雨,汨罗祠畔吊残晖。

在水会守御所古城遗址上忆及这样的句子,伤感不已。

村里农家饭菜香飘进树林,此岸色香味啊,美好的人间。

人生况味

蝉鸣

■高翔

行的文字上做“急行军”。但是,我的“急行军”,就是迈不动腿脚了。窗外那一林蝉喧,仿佛是荆棘,在我急行的路上四面埋伏,不断地阻挠,不断地戏谑:更像有倒刺的鱼钩,不时钩住了我的思绪,我使劲一挣扎,“急行军”的路上就是一片泥泞……

我被其烦了,干脆书也不看了,径直来到厨房,给妻子帮厨。

“书看不进了?”妻子说。

“蝉叫得烦。”我说。

“我在厨房摘菜,怎么就没烦呢?它们不是一直在叫嚷?”妻子随意地说。

是的,每天清晨都是妻子下厨,匆匆地,忙忙地,而又井然有序。妻子不是同样遭遇到蝉喧的袭扰?她怎么就没有被扰攘到呢?

而后的一日里,女儿看到我还在先前的一个旧稿子上码字,问我:“爸爸,您上次的稿子还没有写完?”我抬起头,看到一双清澈的眼睛,那眼睛里洒满了明明白朗的阳光。我不可能忘记,就是这双眼睛,在前些天里,不是一度阴雨连绵?她中考没有考好,怎么能不情绪低落呢?不过,就中考一事而言,退一步说,女儿实际上已经尽力了。

女儿应该向前看,多在意现在和将来,过去的物事,终究是过去了。

心里这么一想,我讪讪地回答说:“今日一定完成。”

而窗外,晨阳正升腾,那土丘竹林里的蝉,仿佛钟表一样准时地喧嚷起来,那叫嚷声如同张艺谋电影《英雄》中的秦军箭阵,万箭齐发,黑压压地射向我的窗棂,射向我的耳朵

行的文字上做“急行军”。但是,我的“急行军”,就是迈不动腿脚了。窗外那一林蝉喧,仿佛是荆棘,在我急行的路上四面埋伏,不断地阻挠,不断地戏谑:更像有倒刺的鱼钩,不时钩住了我的思绪,我使劲一挣扎,“急行军”的路上就是一片泥泞……

我被其烦了,干脆书也不看了,径直来到厨房,给妻子帮厨。

“书看不进了?”妻子说。

“蝉叫得烦。”我说。

“我在厨房摘菜,怎么就没烦呢?它们不是一直在叫嚷?”妻子随意地说。

是的,每天清晨都是妻子下厨,匆匆地,忙忙地,而又井然有序。妻子不是同样遭遇到蝉喧的袭扰?她怎么就没有被扰攘到呢?

而后的一日里,女儿看到我还在先前的一个旧稿子上码字,问我:“爸爸,您上次的稿子还没有写完?”我抬起头,看到一双清澈的眼睛,那眼睛里洒满了明明白朗的阳光。我不可能忘记,就是这双眼睛,在前些天里,不是一度阴雨连绵?她中考没有考好,怎么能不情绪低落呢?不过,就中考一事而言,退一步说,女儿实际上已经尽力了。

女儿应该向前看,多在意现在和将来,过去的物事,终究是过去了。

心里这么一想,我讪讪地回答说:“今日一定完成。”

而窗外,晨阳正升腾,那土丘竹林里的蝉,仿佛钟表一样准时地喧嚷起来,那叫嚷声如同张艺谋电影《英雄》中的秦军箭阵,万箭齐发,黑压压地射向我的窗棂,射向我的耳朵

……

为了完成停停写写的旧稿,我放下所有杂乱的思绪,将注意力像收渔网一样,慢慢收拢,最后集中在稿子内容上。也就在这一放下和这一集中过程中,人仿佛从一个世界的某一处,突然推开了一扇门,“嘎”地一声,眼前一亮,我已进入了到另一个世界。先前左右我的那一窗蝉喧,如同汽车窗外的景物,离人越退越远,直到模糊。而出现在我眼前的,是写作中的大队大队的文字兵马,它们雄赳赳气昂昂的,有着“醉卧沙场君莫笑,古来征战几人回”的英勇和豪迈,是的,它们在等待着我的命令……

我在我的世界里,我运筹帷幄,发号施令。

我在我的世界里,身先士卒,骑战马,握长枪,所向无敌。

这一日,我的耳际出奇地清静,多日不曾结束的稿子,在无惊无扰中,写得顺风顺水……

原来,蝉喧也有不能左右我的时候呀。这便是古人说的“用志不分,乃凝于神”?想想先前,蝉喧如雨,如浪,搅扰得人心慌意乱。但是,真正放弃对蝉喧的注意时,蝉喧已经不能左右我了,而人一生中,所遭遇到的纠纷烦躁和太多的放不下,不是和蝉喧一样?在意它们时,它们会左右你,不在意它们时,它们便不再左右你了。

此时,在一个中年人的窗外,蝉们的叫嚣,正处于一天中最鼎盛的时期。妻子在厨房喊我,可以吃饭了……